

現代日本文學選集

抄 琴 春

篇 一 外

谷崎
潤一
郎集

譯合華文・巧編

NO.

康德九年五月一日印刷
康德九年五月十五日發行

春 琴 抄

① 定價二圓三角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著 作 人 穆 船 巧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發 行 人 張 松 亭

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
印 刷 人 井 上 靖 夫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
發 行 所 藝 文 書 房

振替新京四二一九
電話(二)一三九二

滿洲書業株式會社 總配
滿洲書業株式會社 配給

滿洲軍用株式會社印刷

谷崎潤一郎集

現代日本文學選集

第四卷

譯華文・丐儒

藝文書房出版

原
书
空
白
页

目次

一 春 琴 抄	儒 巧 譯	(七)
二 貓與庄造和兩個女人	文 華 譯	(八九)

裴頓：
楊

若

呆

春

琴

抄

儒

丐

譯

原
书
空
白
页

春琴的真名，原叫鵬屋琴。生於大阪道修町，一個開設生藥店的商人家裡。歿年是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；墳墓在市內下寺町一個淨土宗的某寺內。

前些日，我想到她的墳上瞻仰瞻仰，所以就到寺裡懇求嚮導；一個寺裡僕役說：「鵬屋的墳墓是在這里。說着就陪着我繞過大殿，向後面去了。那里有叢生茂密的椿樹，在樹蔭下，鵬屋家代代的墳墓，行列整齊的，建在那里，但是內中却沒有一個像是春琴的墳墓。在早年，鵬屋家也有幾位姑娘，但這都是誰的墳呢？我正這樣想着，寺裡僕役又說了：「您看的那些墳墓，雖然都是鵬屋家的，誰和誰，我也說不清了。」當下他引着我向東邊的一個仄念的高坡走去。這里是誰都知道的：在下寺町的東邊，後面原有一個高聳的土坡，上面建有生國魂神社；方才我們所走的那個仄念的高坡，就是這里。本來是與寺內領域相連。由寺裡向這里來，是越走越高的。以現在的大阪而論，這里可以說是珍貴無比的，樹木蕭鬱的所在了。琴女的墳墓，是在高坡的中麓部位，就着自然斜面，鑿治一塊小平空地建造成的。墓碣的表面刻着春琴的法諱，其文曰：「光譽春琴惠照禪定尼」；碣之背面，則刻春琴俗家姓氏以及卒年月日，文曰：「鵬屋琴，號春琴；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。行年五十八歲。」側面刻有：「門人溫井佐助建之」八字。春琴有生之年，雖然仍用母家鵬屋之姓，但是她與門人溫井檢校，在事實上，業已經營着夫婦生活，以此之故，纔別選墓地，使與鵬屋祖塋遠隔的吧。據寺裡僕役所談：鵬屋家已然甚為衰落，近年以

來，總也見不到他家族人前來上墳。至於來拜琴女之墓者，更爲稀有；簡直人都把她不當作是鵲屋家的人了。她的佛緣怎麼這樣淺呢。

話雖如此，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佛緣，即如在萩茶屋住着的那位七十來歲的老婦人，一年以內總有一兩次來拜她的墓。老婦人每次前來，不光拜琴女；說着用手指着左首一個較小的墓碕說：她在那個墓前也燒香獻花，並且關於寺裡布施，也是由這位老婦人出錢。我見她這樣說時，便到他所指示的墓前去看，那墓碕的石材，却比春琴之墓小一半，正面文字刻的是：「眞譽琴臺正道信士」；背面俗姓卒年是：「溫井佐助，號琴臺；鵲屋門人。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。行年八十三。」這自然就是溫井檢校之墓了。

萩茶屋的老婦人，是何如人，此處姑不多談，留待後叙。先拿溫井佐助的墓碕而論，分明比琴女之墓小一倍，並且雖在死後，依然刻着門人某某，嚴守師弟之禮，這無疑的是尊從檢校的遺志而建立的。我把他二人的墳墓瞻禮完了，時已將近黃昏，西天的夕照，兀自照在墓碑的表面上；當下又信步上了坡頂，脚下的大阪市，夕景一眺無遺。原來這一帶地方，在古昔本是難波津的丘陵地帶，西面的高臺，由這里一直連接到天王寺那邊。但是時至今日，煤烟滿蔽天空，草木枝葉，爲烟塵所傷，多半毫無生氣。那參天大木，也有不少焦枯的，未免就興起大殺風景之感；惟有這所高臺一帶，自昔建爲墓地，便是樹

木蒼翠之區，即在今日，以墓碣而論，當以此處爲最閑靜之所了。也可說是奇緣吧，春琴，佐助師第二人，於夕霧冥濛中，視東洋唯一之工業都市，而長眠此間，想亦當年所不及料的了。今日之大阪，和檢校在時，自然變化的無所底止；使二人有知，互爲夜話時，當不知作何感想矣。元來溫井檢校一家，皆奉日蓮宗，除檢校外，溫井家之墓，皆在故鄉江州口野町某寺；但是他爲何棄了祖父傳來之宗派，而却改了淨土呢，又爲何不歸葬故山，而必依於春琴的墓側呢，這自然不外出於殉情之舉了。

在春琴生存中，他二人的法名以及墓碣的製作、配合、位置等，早已都商議妥了。用目估量春琴的墓碣，高約六尺，檢校的也不過不足四尺。兩碣皆立在右甃的壇基上，基址並不甚高；在春琴的墓碣右側，種着一株松樹，春琴的綠枝，傘蓋似的斜伸在墓石之上。在松枝所指的左側，約隔二三尺，便是檢校之墓，好象鞠躬如也，在俯侍坐一般。但看兩墓的大小、距離，就可想見檢校在生前，是怎樣小心翼翼，服事其師，如影隨形，扈從惟謹的了。差不多好象石已有靈，直到今日，依然樂其幸福似的。當時我在春琴的墓前，很恭肅的深施一禮；遂又到檢校墓前，以手愛撫其石，良久，夕陽已沈到大市街的被方，這纔在丘頂上徘徊瞻眺一回。

近日，我買得一本名曰「鵬屋春琴傳」的小冊子，這就是我知有春琴女的開端。此書用生漉的和紙，以四號活字印刷的，紙數不過三十來枚。書的著作，大約是在春琴三周年忌辰，由其弟子，溫井檢校懸

託某人所寫的師之行述，因而印刷以分贈知人的。書之內容，概爲文體，所謂溫井檢校，亦居於第三人稱；大約事跡材料，實爲檢校所授，則本書之著者，即謂爲檢校其人，亦無不可矣。據傳：「春琴之家，代代皆稱屋安左衛門，居於大阪道修町，以樂商爲業，至春琴之父，已七世矣。母繁，爲京都歎屋町 跡部氏所出，于歸安左衛門，舉二男四女，春琴其次女也，以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。」又曰：「春琴幼穎悟，加以容姿端麗，神情高雅，不可方物。自四歲時，習舞，舉措進退，自備法度，一伸手，則柔夷優婉，雖舞姬莫之及也。每使教師卷舌驚歎曰：『此兒以如此材質，幾何不嬌名噪於天下，惟生於良家，幸乎不幸乎。』又早習文史，少楷行草，秀媚天成，雖二兄亦望塵莫及也。」這段記述，差

賜本字應當作賜，日訓讀爲モズ。韻會云：即伯勞；一名伯鸛，一名伯趙，一名姑惡，一名苦吻鳥。賜屋是日本人的姓氏之一，讀爲モズヤ。

檢校是古時中國官名，如檢校太師之類。本書所謂檢校，乃音樂家之尊稱。昔之日本教授三弦學者，多爲舊日先生；其擅盛名者，即尊之曰檢校。

日蓮宗，爲日本日蓮上人所創之宗派，日本國民，皆奉佛法，各有宗派，故後即葬於所宗之佛寺，墓碣正面必書法名，足見佛法之普遍，我國所不及也。

不多把春琴視如神明，益信其出於檢校了。雖不免溢美，至如記述春琴生來之容貌，謂爲「端麗高雅」則有種種左證，並非虛語。在當時，婦人身材，大抵低小；春琴之身長，亦不滿五尺。顏面與手足，均極纖細。據傳流至今，春琴三十七歲時之小照，則輪廓勻整，所謂瓜子臉者是也；照雖年久，而神態尚未盡消，五官秀美，似可一一以手掬之。照片大約是在明治初年或慶應時攝製的，紙的顏色，自然已經褪脫了，而往昔記憶，彷彿猶能於春琴之面貌中求之；所可惜者，像已太舊，不足以表現春琴之個性，僅能藉此朦朧之古照，以窺知當時大阪富裕家庭中之婦女，具有如何氣品而已。婦人在三十七歲，正是恰好的時期，並不算老，可是春琴的像片，看去也不過二十八九歲。

這時的春琴，已在失明十有餘年以後了。但是我們看她的像片，與其說她是盲目者，倒不如說她是合着眼的爲對。佐藤春夫曾這樣說過：『聾者看似愚人，盲人看似賢者。』什麼原故呢？聾子見人說話，偏想聽聽，不是皺眉，便是噘口，腦袋也是前仰後合的動個不止，太難看了。盲人則不然，靜穆端坐，微俯其首，好象是在瞑目沈思，有什麼見道深湛的樣子，萬不是聾子所能比擬的。這話是不是合於一般的現象，雖不可知，但是這裏有個比方，卽如佛菩薩的眼睛，所謂慈眼視衆生的慈目，他們都是半開半閉的樣子，我們見慣了菩薩的慈目，總覺着閉眼睛的比那睜開眼睛的不但慈悲，而且大可感謝。那末我們對於春琴已然閉上的眼睛，不僅覺得她是位安詳的婦人，還覺得她那張像片，好似一幅舊的觀世

音畫像，不知不覺就想禮拜，並且感謝她的慈悲。據聞，春琴的照像，無論在以前或以後，全沒有照過，我們今日所看見的像片，可以說是唯一無二，僅有的一枚；因為在她幼小的時候，攝影術還不會輸入，又因為她在攝照這張像片的同年中，偶然遭受一椿災難，於是她也就沒有再行照像的心情了。所以我們只得借重這一張古老朦朧的像片，藉以想見她的風貌；除此以外，別無他途了。

讀者諸君，讀了我以上的說明，臉上應當泛起一種什麼樣的神氣呢？恐怕都要表現着不滿足，心裡也是猶疑不定的呆想着吧。殊不知就讓諸君看見了她的那枚實際的寫真，也不能格外的再有說明以上的認識了。或者見了照像，諸君的空想，益發要紛亂，而且歎惋不置的了。試想想，她照這張像片時，年已三十有七；在那時，檢校亦成了盲人。大約檢校於此世中，所看見的春琴最後之容貌，是最近於這張像片的；但是等到他的晚年，在他記憶中，所懷想的春琴，能說和這張像片程度一樣嗎？他的記憶，一年的逝去了，他為補足他那已往的情跡，自然要創造一位與此迥別的高貴婦人，那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春琴傳續曰：「春琴既穎悟絕倫，父母遂視之如掌珠，於兄妹五人中，獨寵愛是兒。春琴九歲時，不幸攫目疾，未幾兩眼遂皆失明，父母悲痛萬狀，尤以其母夫人，見兒目盲，怨天尤人，殆將狂易。春琴自是遂輟舞技，勵志於琴與三弦之修習，其致力於絲竹，蓋以此。」

春琴的眼疾，是怎樣得的，向來不得明白；傳中也無明顯的傳載，但是據後來溫井檢校的談話，纔知

道：喬木招風，名花遭妬，不是偶然擁疾，乃是有人陷害的。他說：師匠的品貌以及她的藝能，都是在出人頭地，而爲人所羨稱的；不想因爲這個，於有生之中，竟蒙受了兩次的無情妬害。可見這裡頭，是藏伏着許多事機的。檢校又說：師匠的失明，是由於風眼所致的，這是從何說起的。原來春琴生於富厚之家，不免有些驕慢，可是她的言語動作，又極富於愛嬌，兄弟姊妹之間，也頗親熱和睦。至於對待下人，固然也沒有什麼特別苛酷；只以父母鍾愛，年齒又稚，未免有些小姐的驕慣脾氣，不想就開罪了她那最小妹妹的乳母。這個婦人，因見主人主母偏愛，便起了憤怨之心，秘密中也就極端的憎惡春琴。這裡所說的風眼，是盡人所知乃是由於花柳病的微菌，侵入眼中粘膜而發生的一種盲目症。以春琴那時年齡，萬不會得此疾病，溫井檢校的意思，蓋謂這個乳媼，是以什麼手段，致使春琴失明的。但是有

文政和慶應都是明治以前的年號。

佐藤春夫，是日本當代小說作家，兼長洋畫；以明治二十五年四月生於和歌山縣新宮町。代表作有：「田園之憂鬱」等長短篇。又有「今古奇觀」，「聊齋誌異」等選譯。氏之才情不羈，故好爲放浪生活；無一定住所，近始卜居東京四谷區西信濃町，從事創作。

春琴傳以及春琴的寫真，是不是實有其物，除了作者本人知道，他人是不易揣測的了。

無何等確實證據，抑或僅爲檢校一人想象之談，皆是無從質詰的了。不過後來的春琴，脾氣益發激化；或者因此，委實影響了她的性格嗎？這也是令人不能不這樣猜想的了。不僅這一事，所以溫井檢校，關於春琴的不幸，未免就太歉恨了。歉恨之極，不知不覺，又未免詛咒他人，以抒其幽怨。是以檢校之說，也不能盡信，卽如乳母陷害一事，恐怕也不過是揣摩臆測之談罷了。要之，這樣的事，也無須叩問其原因，僅曰：年九歲而喪明足矣。據傳：「自是遂輟舞技，勵志於琴與三弦之修習。」這是說春琴於失明以後，纔有志於音曲的，便是她自己說她的天才是在舞踊的。嘗謂：「褒獎我的琴和三弦的人儘有，但是他們都是不知道我。如果我有眼睛，我決不走向音曲的塗徑。」這樣的述懷，她是常對檢校說的。言外之意，是說音曲本來不是自己怎樣喜歡，尙且爲他人所不及；如果是天性所近的，豈不更臻神詣了麼。由此一點，也足以想見她的驕慢之一端了。但是這樣的話，也許多少由溫井檢校修飾過了；再不然便是春琴的一時感情之言，可是在溫井檢校拜聞此語時，不亞輪音，已銘肺腑，爲使春琴益形偉大，遂形諸記傳，以見其意義之重大，大約這樣的鑲疑，總是不能免的。前面不是說在蕪茶屋住着的那位老婦人是和春琴有什麼關係的麼，她是生田流的一位勾當，名叫鴨田照，她曾在晚年的春琴和溫井檢校家中服過役；我曾向她問過春琴，據她說：師匠固然是善舞的，但是她五六歲時，已從一位名曰松檢校的習學琴和三弦了，並不是由失明以後，纔學習音曲的。

在那時，富家小姐都是很早有學習游藝的習慣。師匠在十歲的當兒，便總會了那套極難的曲子「殘月」，獨自取了弦子一點不錯的彈出來，可見她於音曲，是有天稟的宿慧，決其不是泛常之輩所可模擬的；不過因為失明以後，再沒有別項娛樂之具，所以就益發耽於音樂，把精神都用在這上頭了。大概此一說是最為真實；可見春琴之真才能，最初便見於音曲了。至於她的舞技，與到如何程度，那是不能無疑的。

春琴雖然把一己精力，完全委於音曲上面，但是她的身分，並沒有什麼生計之虞；所以最初就沒有以此為職業的打算，這是可以想像的。便是後來她成功音曲的師匠，別立門戶，也是由於其他原因使她如此，並不是為生計所迫。

她的生活費，是每月由道修町的母家，源源不絕的給她送來，也足以够她用了。但是以她那樣驕奢慣了的生活，這些補助費，是絕對不敷她用的。在從前，她本來沒為將來有什麼計較，僅不過因為嗜聲，纔拚命去研求音曲。天才和功力兩相拍合，所以就使她成名了。傳謂：「十五歲時，春琴藝大進且超儕輩；其同門弟子中，無一人足與比肩者。」這大約是事實；因為鷗澤老嫗，曾這樣說過：「師匠時常和我們很得意的這樣說：『春琴檢校教人是非常嚴厲的，惟獨於我，特別關心，不但沒有叱責過，反倒時加褒獎；我每次去修習，總是十分和氣的，親切詳明指教着，我直不知道旁人是怎樣恐怖先生呢。可見